

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九

錢塘程川撰

易三十九

序卦傳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藴某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藴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藴字甚分明

序卦却正是易之緼事事夹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夹雜有在裏面正是緼須是自一箇生出来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黄榦録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説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説大率上經用乾坤

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兑巽震為始終

夔淵錄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

進一步也

黄𠏉録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黄㽦録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

黄榦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九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

錢塘程川撰

易四十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静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

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文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不知何氏錄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銖

不知何氏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鄒有後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一

錢塘程川撰

書一

統論經義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濶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

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
聞先生六十二歲僩錄十六卷中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鼂錯却頴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亂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

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黄㽦録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録九卷十卷中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

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萬人傑録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録十七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别

周謨録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生

於書旣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璿璣玉衡處先說個天今人讀著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

遲之度皆有分數而歷數大槩亦可知矣

楊道夫録字仲思建寧人已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録十八卷十九卷中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徳親九族至黎民於變這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

葉賀孫録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録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問尚書難讀葢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

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

葉賀孫録

偁功亦非灼然知是爲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録川按不知何氏録有三饒録二十卷為辛亥先生六十二歳時同舍共聞饒録卅九卷為已未先生七十歳時同舍共録建别録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

黄義剛録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歳池録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録卅八卷中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内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

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説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説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説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鄉齊整如

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名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

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以揚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衛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

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郤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

萬人傑録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史官所記釐治也帝曰欽哉堯之言乃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輯五瑞是方呼喚來乃日覲四岳羣牧隨其到者先後見之肆覲東

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文當次第如此復只是囬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剕宫大辟象猶懸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正刑有疑似及可憫者隨其重輕以流罪宥之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之小者金作贖刑鞭朴小刑之可憫者令以金贖之正刑則只流無贖法眚災肆赦過誤可憫雖正刑亦赦怙終賊刑怙終者則賊刑

吳必大録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

陳文蔚録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四卷中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

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萬人傑錄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葢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

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余大雅録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録三卷中

書中廸字或解為蹈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逆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廸字用得本皆輕棐字只與匪同被人錯解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顔師古注漢書曰棐與匪同某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棐字作輔字使不知如何王若曰周

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説底意思若漢書皇帝若曰之類葢是宣導德意者敷演其語或録者失其語而退記其意如此也忱諶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不知何氏録

湯武征伐皆先自説一段義理

吴必大録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

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

楊道夫録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

見今之俗語都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
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輔廣録 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録二卷中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
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
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
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
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商書又都較分明曰商書亦只

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傳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

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

黄義剛録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潘時舉録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録十六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尚書諸命皆分曉葢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

皆難曉葢是時與民下説話後來追録而成之

不知何氏録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

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

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

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

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

得易底然有一説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説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録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録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脱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畧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

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無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

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書於孔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黄𤲅録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録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沈僩録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歳池録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昔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説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

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
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
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
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
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
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

周謨録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説命
盤庚資質高傅説所説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
太甲説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
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爾
輔廣録
伊尹書及説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
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
輔廣録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寛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

不知何氏録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鄭可學録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

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葢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客

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也

黄義剛録

録中光起池録作衡上録中兩暗處池録皆作暗處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

限去啟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櫃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

多分明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葉賀孫録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説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説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

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說得巧了向常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

陳淳録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録十三卷十四卷中

黄義剛録云問五誥辭語恁地短促如何曰這般底不可曉林擇之云艾軒以為方言曰亦不是方言只

是古語云云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吊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

沈僩録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强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竝

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顔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乂于民棐彛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

葉賀孫録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觧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觧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觧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

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肴解不得處雅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叚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肴先誥命諸侯之理某看却是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

吳雉録字和中建陽人所聞
年歲未詳饒後録十五卷中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内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語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入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印字即我字沈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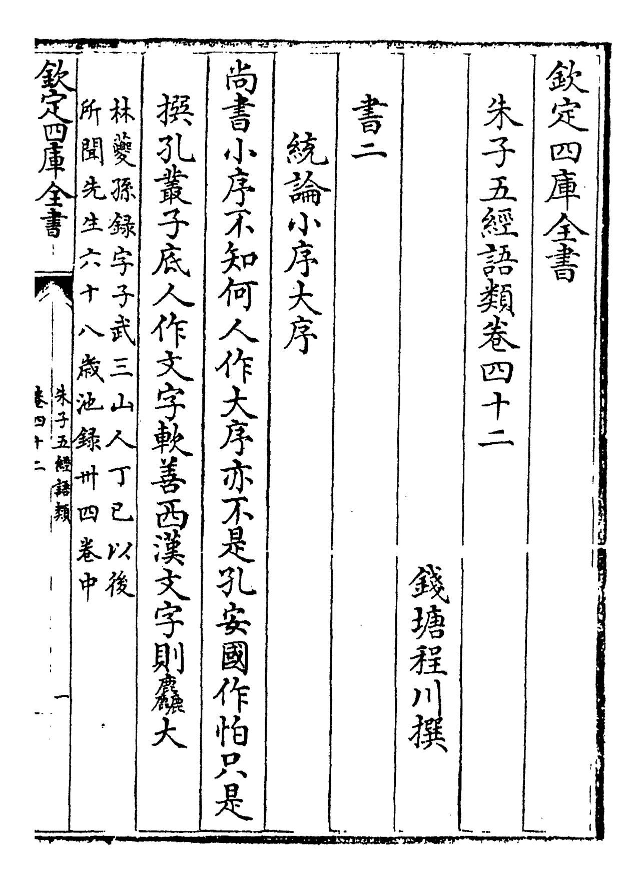
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世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

黄義剛録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僴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
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緝綴其
言取其與已意合者則入之耳
沈僩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一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二

錢塘程川撰

書二

統論小序大序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

林夔孫録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録卅四卷中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麄麄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黄義剛録

統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輔廣録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

呂燾録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録卅六卷卅七卷中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説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别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説臯陶後説

禹謂舜欲令禹重説故將申字係禹字葢伏生書以
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賛賛襄哉與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
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
都不如此説説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此是内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内制
心在内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
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

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董銖録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録十三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

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

萬人傑録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

共為邱言九邱也

萬人傑録

問張子以别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無證據今引来解説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為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

楊道夫録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

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

輔廣錄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

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鄭可學錄

江彛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標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攷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

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

黄卓録字先之所聞年歳未詳饒後録十二卷中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来煞有疑相傳都説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

葉賀孫録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

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

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

有理

章伯羽録字蜚卿甌寧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録十五卷中

舒高録云見得釋箕子因了問他若十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此遲

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為

正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

然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

包揚録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録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代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攷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序必差悞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㫪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萬人傑録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録得

来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

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不知何氏録

徐彦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

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

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

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

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

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呉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李壯祖録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録蓋與李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徽續語類池録饒録卷次云餘倣此

顯道問名公不悅之意曰名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説

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名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

黄義剛録

名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儘未了在看来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

以求去

黄義剛録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看則文勢自相連接

楊道夫録

綂論大序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

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包揚録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不知何氏録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

為人寛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
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吳必大録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
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删去五帝之書言
常道有何不可便删去皆未可曉
楊道夫録
陳仲蔚問三皇所説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

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㸃檢安得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

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叔昌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為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以何為據耶此事已釐革了亦無理會處

黄義剛録

一本云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又將天地人作三皇羲農黄唐虞又作五帝云是據易繫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泰誓

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如世本所載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

黃義剛錄

統論孔傳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多

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話収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

曾見可疑之甚

佘大雅錄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輔廣錄

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

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

曰文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然

沈僩録

尚書决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

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大麤處决不如此

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

黄卓録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楊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

先生六十六歲池錄卅三卷中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伯族姓後有百姓不親千百姓咈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為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過又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統論諸說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潘時舉錄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何如

吳必大錄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黄㽦錄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輔廣録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林學蒙録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録卅二卷中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吳振録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録十四卷中

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工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仔細其書解徽州刻之

黃㽦錄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不知何氏錄

李經叔易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攷證

吳振錄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

黃㽦錄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底卻不好如書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銖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子孫自認之說當時失於再叩後因見汪玉山駁張綱謚文定奏狀畧云一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

書著為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義穿鑿傅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舊義中所謂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德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錄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判公解聽明

文思處韋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

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呂燾錄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别無文字在

輔廣錄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仲黙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説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黄義剛録

林少頴解徂落云魂徂而魄落説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

林夔孫録

曾彦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頴吳才老甚取之

吳振録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来畧看數篇見得學者讀書不去仔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説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純正氣象雖好然所説文字處却是先立箇已見便都説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説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説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者正伊

尹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潘時舉録

問讀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頴李叔易十餘家觧說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

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

吳必大錄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

先生曰漢儒有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卻

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

楊道夫録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為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来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来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

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

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

周謨録

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余大雅録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犲為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絶句荆公則就違保辟絶句更出諸儒之表道夫曰更如先儒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

大寶箴皆非注家所及曰然

楊道夫録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如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来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輔廣録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閙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

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間却云果是有
難通處
黄營録
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
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强解
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楊道夫録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

曾祖道録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録卅七卷中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黄卓録

附論

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

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

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至川學

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

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桑欽酈道元

水經亦細碎因言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

混同江不知其所出金舊都正臨此江斜迤東南流

入海其下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

東輿區堯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畏河東又言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復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守然正使得之亦必不能有也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林子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也不成文字細碎了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處先決九川而距海然後理會畎澮論形勢須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大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在金中金人

之都見
濱此江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

包揚録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黄義剛録

安卿問何縁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曽載得又問康王何縁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黄義剛録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

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

黄義剛錄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

癈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露出來和那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林恪錄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二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三

錢塘程川撰

書三

虞書一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堯典　吳振録

林少頴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

說為優

輔廣錄

堯典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

萬人傑錄

堯典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强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

輔廣錄

堯典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

吳振錄

堯典

允恭克讓從張綱説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賛詠堯德如

此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堯典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多如此詩尤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中

吳振錄

堯典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

輔廣錄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説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輔廣録

堯典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廖德明録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吳振録

堯典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説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

少頴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祖姑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萬人傑錄

堯典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也釐降則訓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

輔廣錄

堯典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亂子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亂國堯所舉又不知是誰鯀殛而禹為之用聖人大公無毫髮之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

吳振錄

堯典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

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輔廣錄

堯典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是安坐而無所作為

潘履孫錄字坦翁婺源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二卷中

堯典

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

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萬人傑錄

堯典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内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别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黄㽦錄

堯典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黄義剛錄

堯典

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廖德明錄

堯典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旣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説相兼其義始備

輔廣錄

堯典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輔廣錄

堯典

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歴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

輔廣録

堯典

問寅賔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頴解寅賔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賔則求

之於日星鳥則永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毨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歷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歷之官觀於咨汝羲暨

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萬人傑錄

堯典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

輔廣錄

堯典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

甚廣如何管得許多

廖德明錄　堯典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輔廣錄　堯典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

輔廣錄　堯典

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余大雅錄

堯典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堯典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輔廣錄

堯典

包顯道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以白為黑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嶢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徒訟不解惟其啓明後方解嚚訟又問堯旣知鯀如何尚用之曰鯀

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

黃義剛錄

堯典

林夔孫錄云問啟明與嚚訟相反靜言庸違者不能成功卻曰方鳩僝功曰便是驩兠以白為黑云云

伯恭說子朱啟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翻款堯問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

廖德明錄
堯典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

輔廣錄
堯典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

輔廣錄
堯典

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

輔廣錄
堯典

堯知鯀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事

甚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

有一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海今

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則流得幾時便自

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事如何

包揚錄

堯典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

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

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輔廣錄

堯典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轉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輔廣錄

堯典

孫孫東萊説亦好曾氏是曾彦和自有一本孫曾書解

孫是孫懲

輔廣錄

堯典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説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説

輔廣録

堯典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

吳振録

堯典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三